



再生

旬刊

第五十六期目錄

吾人對於所謂民族解放與帝國主義戰爭之態度 蔣勻田

八 民族解放與帝國主義戰爭之態度 蔣勻田

六 食糧公賣與金融政策 蔣勻田

四 宋慶林與官場 蔣勻田

三 韓麟符與田頌 蔣勻田

王希及東地中海之國際關係 (續) 徐孟起

一 宋慶林與官場 蔣勻田

莫洛托夫之企圖

楊若蓉



徵稿啓事

- 一 來稿不拘白話文言但須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
- 二 來稿不得用鉛筆繕寫
- 三 譯稿須註明出處
- 四 來稿本社有修改權
- 五 來稿一經發表備有薄酬
- 六 來稿非聲明並附寄郵票者恕不退回
- 七 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通信地址以便通信
- 八 來稿請寄重慶會家岩四十五號本社編輯部

吾人對於所謂民族解放與帝國主義戰爭之態度

蔣勻田

求吾民族解放與獨立，乃此次對日抗戰之根本目的，舉國矚目，皆能知之。解放之目的能否達到，則決於抗戰之結果，為勝為敗。果戰爭結果，勝利歸於我，則我族之解放願望，始發發之基。若不幸而終歸散北，豈徒解放，獨立之企圖，勢等癡人說夢，且將永久淪胥為人奴矣。戰爭而求必勝，須講求致勝之條件，須利用致勝之因素。不特此也，尤須進一步製造致勝之條件，啓發致勝之因素。兵家云，「兵不厭詐」。欺作爲不道德之行爲，而兵則不厭其作，可知兵以勝利爲第一，凡能制勝之方法，儘可兼用並施，無傷大雅。時髦語云「爲目的，不擇手段」。斯言也，用之於戰爭，最爲得體。

戰爭者，兩造力量相互對消之行爲也。孰先消完，孰即失敗。此遠克於中途增加力，實爲彼道之致命傷。吾今爲求吾族之解放，而對日抗戰，目的不達，戰爭不止，在我增一分力量，即爲達到勝利之目的，多一分保證。此力之來源，由於內生，抑由於外授，由於資本主義友國之助，抑由於共產主義友國之助，其於達到勝利之目的，絕無軒輊之分。反之，能多消耗敵人一分力量，即爲速其崩潰之壓力多一分。此壓力之來源，係我之對抗，抑由友邦之壓迫，由英美之壓迫，抑由蘇俄之壓迫，其爲促短敵寇之壽命，而助成吾人之勝利，亦無二致也。故國與國相戰之際，必先調整外交陣容，多方拉攏與，可則，皆力求會加作戰力量，爭得最後之勝利，始能感到民族之解

放。不然，力竭聲嘶，一敗塗地，國既不存，將憑何復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乎？

吾爲弱國，軍備之設置，極爲落後，以當虎狼之強日，力戰不屈，聲嘶力竭，作轟轟烈烈之犧牲，不爲瓦全，爲孔瓦俱之復活，此我黃炎華輩之根本精神也。具此根本精神，而後可以單獨爲持久之抗戰。在此持久抗戰過程中，一切有利於我抗戰之機緣，切不可放過。一切有利於我抗戰之因素，切不可輕視。不特此也，必進而切實把握此機緣與因素，而籌謀充分利用之道，以速成有利於我抗戰之環境。有利於我，即有害於敵，敵我不各有其神算。我之所以授與拒者，祇在友國之舉措，於我爲利爲害之分，不應問其爲英美與蘇聯也。蓋外來之援力，乃外在之環境，力戰求勝之信心，乃內在之主體。有內在之主體，可利用一切外在之環境，不至爲其所左右而變更也。質言之，我之抗戰，志在戰勝強敵，求吾族之解放。志之所在，生死以之。初不以其必有外授，而後始敢應戰。故我之力戰強敵，常常絕對依附客觀環境，主體始終自在。客觀環境，有利於我，我則利用之，待其變而有害於我，我則拒抗之。主客分明，向背易轉。國際環境之變遷，僅能使我作戰形勢有順逆，而無法變更我作戰之根本目的也。換言之，倘因德，表，日三國同盟，而引起英美與日本在太平洋上之衝突，則英美所擁護之日本力

量，即係佔領我土壤，破壞我同胞之力量。國際環境吾民族解放之力量，亦

南京

減輕我單獨作戰之責任，與我作戰之目的，有何變更，余不敏，誠百思不得也。

讀十一月十四日持報，所載之帝國主義戰爭與民族解放一文，知竟有一部分人士，杞憂帝國主義戰爭，擴大至太平洋，將變更吾民族解放戰爭之實質，誠怪事也。茲引其文如下：「一部分人的主張，英美與日本間的戰爭，不過是帝國主義戰爭的擴大，他們的目的是爭奪殖民地，這是不義的戰爭，這是強盜們自己的事情，他們要火拚，由他們自己去火拚，我們是被壓迫的民族，為謀民族獨立，自由，平等的革命戰爭，我們不能參與帝國主義的武裝衝突。日寇固然要打倒，但這是我們民族自己的任務，我們不能因為日寇而參加英美陣線。因為如果這樣，即是我們參加世界大戰，這不免使我們民族解放戰爭「變質」了，我們的戰爭也要因此失却了神聖與光榮的意義了。此種論調，吾不知其用意之所在，然其立言之幼稚，與理由之謬誤，不容不予以嚴正之裁定也。

英美對日作戰之目的，自不同與吾人對日作戰之目的。然日本祇是一個日本，英，美所要打敗之日本，亦即吾人所要打敗之日本。是吾與英美共一敵人，在戰略方面，自不明而有協同一致之必要，此協同一致之必要，非英美參與吾人之戰線，更非吾人參與英美之戰線，惟所攻擊之目標，為一而已。英美之戰日本，固非為我而戰，我之戰日本，又豈為英美而戰乎？日寇為害於英美，而使英美對之作戰，日寇為害於我，亦使我對之作戰，其為害雖同，其所以為害之道則異。我所以求勝日本者，為其和善於我民族之調查自

我不束縛英美戰勝後之企圖，英美又何能變更我戰勝後之目的乎？我人之利於英美參戰者，在其可以分散消滅敵人攻我之力，至英美與日本相戰，義與不義，尚焉能說我哉？打倒日寇，固為吾人之責任，吾人固始終未辭其實，而專依賴他人，然利用友國之援力，以縮短收寇之時間，以確保戰爭之勝利，當為必要之措置。或竟因此而使友國對敵作戰，則尤為吾人所歡迎也。友國不願參戰，吾不能強之參戰。某友國以其已身利害而參戰，若以其目的與我不同，其性質與我互異，而妄分其為義與不義，而拒絕其參加，無是理也。或因其參加，而強其將變我之戰爭性質，乃不屑與之並肩作戰，而竟至終止對敵之攻擊，以求民族解放戰爭與帝國主義戰爭之分，倘非別有會心，則其愚昧幼稚，誠不可及也。

所謂民族解放者，必其民族已受外力之束縛，而居劣等之地位，則其本身力量，已不足與壓迫者相對抗。故其求解放也，每不能專恃本身之力量，而反利用帝國主義者間之衝突，而毅然參加其衝突，以為求得解放之嚮導。證諸往史，不乏其例。義大利在一八五九年之前，受奧大利之統制，民族無自由之可言。一八五九年，義王伊曼紐爾與其首相加勿爾，即利用法，奧之衝突，不惜割尼西斯(Novara)與薩伏依(Savoia)二省與法，求法之助戰，卒能於最短期間，戰勝奧國，而完成義大利建國之偉業。假使無法國加入，則義國館身單獨敗矣，誠問題也。拿破崙第三願受法之請，對奧用兵，自有其原質，然對加氏建國之大業，及解放其民族之目的，固未絲毫變更之也。他如捷克之復國，奧波蘭之復興，皆因帝國主義衝突之結果，焉能然索與奧

羅斯獲得利用之，以重光祖國。今雖享祚不久，又相犧牲於帝國主義屠刀之下，而馬、畢兩氏利用帝國主義衝突，解放其民族之一段史事，固昭昭在人耳目，其爲神聖光榮而有意義，不因其混同帝國主義戰爭，而稍遜也。即烈烈之共產革命，所以成功者，亦皆帝國主義戰爭之所賜。蓋民族而淪陷於異族宰制之下，其壓力之大，非可一蹴而傾，往往須利用其本身之矛盾，而後始有解脫之機會。今日之斯大林忽與法國成立軍事同盟，加入國聯，而與帝國主義籌商集體安全制度，忽與德國簽訂不侵犯協定，合衆盟友，而與帝國主義瓜分弱小民族，復進而與波羅的海三小國而併之，更以飛機大砲，併服芬蘭，以爲鈞壓力，索回比沙拉比亞，其舉措取與之間，誠極其縝密微妙。凡其所爲，無不乘帝國主義火併之際，完整其疆土，以斯其國族之安全。而後知立國天地間，誠非易事，絕非眩於標語式之政論家，或專說漂亮話之野心者，所可有濟也，所能窺知其堂奧也。

中國民族解放戰爭之外在關係，複雜之程度，不亞於蘇聯立國之外在環境，洵者欲以一空泛口號以抹煞錯綜之外交關係，謬矣。中國本一缺乏國防工業國家，與強敵作戰四十餘月，軍用品須待友邦之援助，自不待言。甲友邦援助飛機，係吾人之所需，乙友邦援助軍餉，亦吾人所必要，乃至丙友邦借吾人以鉅款，尤吾人所切求也。烏可交其一面拒其二哉？孫首生院長此次遊蘇，斯大林曾語之曰：「中國抗戰，單靠蘇聯幫助是不夠的，同時還要爭取

資本主義國家的幫助，利用資本主義與日本的矛盾，獲取可能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幫助。」（設在帝國主義戰爭與民族解放一文中）。忠言逆論，可謂善爲友邦謀矣。蓋中國欲持久抗戰，在前方須有舊式之武器，固非蘇聯一國可以充量補助，在後方須有較爲穩定之金融，尤非蘇聯所能爲力。因吾國金融之穩定基石，在倫敦紐約，非在莫斯科，而俄之盧布，與一切國際貨幣，皆無直接兌換關係，是吾法幣之國際平衡基石，亦無法自倫敦紐約移至莫斯科也。吾人歡迎蘇聯援助，亦不能爭取英美之援助，固不待斯氏之忠告也。

近百年來，束縛中國民族之發展者，當然非日本一國。然今日危害吾族生命最急者，厥爲日本一國而已。故吾人今日之仇敵，亦惟日本一國而已。凡同情於我之抗戰者，吾皆心誠悅服引之爲友，凡參加吾之抗戰陣亡者，吾皆願與之並肩作戰。吾不依賴任何國而抗戰，吾確歡迎任何國而助戰。共同作戰之方略，吾願與友國開誠相與。換言之，即對日作戰，吾願與任何國家成立軍事同盟也。我之作戰，爲求民族解放，彼之作戰，爲殖民地之擴張，目的雖互異，而彼此可不相涉也。

吾爲此論，乃志切抗戰勝利，認爲有背於抗戰勝利之言論，或足以稽延勝利到來之策略，皆心所謂危，而不敢不予以駁正者，非有黨派愛惡於其間也。凡有理性之人，而真誠愛國者，當能共體斯旨。

食糧公賣與金融政策

蔣 鈞 田

抗戰四十月來，各項物價，都較戰前高漲，此乃戰時之當然現象，無足驚奇。然抗戰而求必勝，須講政勝之方。民族永久生命之確保，在於民族勝敵戰爭之勝利。民衆暫時生命之延續，在於生活必需物資之調劑。平素生活必需物資之調劑，端賴於市場價格制度。市場價格制度之基本條件，是為幣價穩定，是為人心之安定，市場意外變故之罕見，供求數量有估計之可能。兵因戰危之際，法幣之價值不易穩定，人心最易浮動，國集購買，皆所難免，敵機盲目爆炸，市場意外之變故最多。交通梗阻，物資供應之期限難定。人口之驟散驟常，需求之量亦益難定。是市場價格制度之條件，破壞無餘，而仍憑之以調劑物資之供給，憂憂乎其難之也。故各國戰時，對於民生主要物資，皆采定額分配制，以資調劑。俄之麵包購買券，晚近始行廢止，蓋有故也。

邇來重慶物價高漲，而米價之昇漲靡已，威脅人心尤鉅。半年來，當局對此問題，亦曾苦思焦慮，求有適當之解決。先之以平價之舉，繼之以平價售米，以與商競賣。最近復訂公務員之食米，由官府定價供給之辦法。而市民之食米，則仍須仰給於市場。凡此所訂辦法，皆傾顧及一面，實未從根本上着想。平價辦法，不足抑低物價。已為經濟之談，無待贅詞。平價售米，一則以質量均差，一則以售量有限，均無影響市場米價之能。定價供給公務員之食米，僅一部份人之食糧有保證，亦不足以影響米之市價，可斷言也。米價不能平，或公務員之食米不增，還請可以安全陪都之人心，尤為難能。

近聞軍米，業經備足。公務員之食米，復有差落，則政府籌調食糧之責任，因減輕大半。然此猶支那方法，而非正本清源之計。蓋一方由政府購買民糧，以定價供給服役者，一方又准許價格市場之存在，以供給非公務員之糧，則市場牟利之途未塞，國集商團可多方隱蔽，農戶亦必樂於收購，以避征發，政府定價供給公務員之米源必艱。倘政府見米即強迫收買，予以較低價格，不特有違公道，且亦阻滯米市。若隨市價成交，則與民競買，不知米價將漲至何度。市民其何以堪。若依定價，由各縣按戶征發，而未先詳考其收成數量，則政予多寡之間，漫無標準，既設官憲以貪婪之機，後啓農人以欺詐之習。隱藏者反可輸之自由市場，藉獲厚利，實報者則感徒勞無功，其他生活費亦無着。苦樂不均，怨憤隨之，凡此現象，皆係糶米為牟利之途未塞，商賈得憑之與農戶相勾接，以阻擾政府平抑糧價之結果也。

蓋自由市場，與政府定價投米，乃不兩立之辦法。欲行定價投米，而欲米源不匱，必塞市場牟利之門，使農家之餘糧，祇有售於官府之一途，而後始克有濟。待自由買賣之市場不存，惟有官家以合理之價格收購販賣，則國集商團集之意義，農戶亦免害藏之惡習。蓋國集弊藏，皆在待價圖利，自由買賣之機會已無，尙何價可待而利可圖乎？

今後無論採用何方法，以平糶價，第一要著，必須能確保米之來源。若事體大，非可率爾從事，開常考餉之徵集與糶辦法，大約有三：一、由人民以納租方式，繳於官府之穀類。二、政府以較市場極低之定價，強迫收買農人所獲之若干成。三、農人繳租應征而後，除自用之食糧，仍有盈餘，則可自由售於市場。然俄之國營穀類製造，其收穫在總收成中，佔相當數量。其益

以租稅與征糧，其總量之大，可以想見。是轉移市場糧食價格之權，已操諸政府之手，故自由買賣之報價，亦不克高至若何程度。此吾人今日難盡效法者一也。俄之集體農場，已通行於國中，在帝俄時代，即行「雷通」(Revolutions) 共營之制，故其農產物收成之統計，最為便捷，其數字亦最為可徵。泊

乎畜牧之際，自有確切之標準可備，而鮮不公之擾。且其工藝品即由政府供給，農人其他生活費不至太昂。此吾人今日難盡效法者二也。然則，自由市場制既失合理調劑食糧之能，而俄之籌措食糧辦法，又不能做而行之，豈吾之食糧問題，終無法解決，而必釀成一七八九年巴黎風潮之亂乎？是又不然

，蓋重慶今日之糧食恐慌，非緣於農村之荒歉，而緣於牟利心理之作祟，非係普遍現象，僅通都大邑之特殊情形。倘有全盤調劑之法，必可消弭食糧之恐慌。觀全國糧食管理局盧作孚局長在渝市參議會之報告。即可知之，盧氏有言曰「今年全川穀稻，以第一行政督察區次之，其他各區，都江堰及其他各壩灌漑區域，收穫最豐。第二行政督察區次之，其他各區，以揚子江流域較好。揚子江流域，南岸又被北岸豐收。渠江，嘉陵江流域及沱江流域中段較差。沱江流域大半皆歉。但羅漢比稻穀收成爲優」。又云「按四川全省，前兩年皆告豐收，一部分農村尚有餘糧。如果調劑得宜，則民食絕無問題。乃近來都市米價高漲，聞有供不應求之象，實係心理上造成之恐慌。賣糧長者疑

望，買糧食者競爭。各地不明過去供出狀況，對於米糧流通，加以阻止。於是貨不備求，消費市場，感覺來源缺乏，致惹引起人心恐慌。輾轉相成，問題乃益趨嚴重。惟考其實，均屬錯誤心理所演成」。觀盧先生所言，則知重慶後傾所以如此之高，非由產量之不足，實由錯誤心理所演成。然錯誤心理

之起因，則又緣於市場價格制度已壞，而代籌價格制度，調劑其機之法又無。故不獨糧價狂漲漲已，且及時感燃之之虞。但如盧先生所言，倘使調劑得法，則民食絕無問題。是今日惟一要着，即在講求調劑之方。

余前已提出杜絕糧食爲牟利之途之原則，並已略述其理由矣。茲復論其實行之步驟，以資芻蕘之愚焉。

民以食爲天，古之明訓也。民食之重要，人盡知之。然在完全社會時代，家家皆爲農戶，民食雖重，而不演成社會問題。政府可以放棄管理之責任。一旦社會進爲工商業並重階段，則工商階級之食糧，即須仰給於農村。倘無平時之健全市場價格制度，則民食當第一爲國家須管之事。故俄國共產革命後，自由價格市場既廢，工商階級之食糧供給問題，顯使共產政府，爲之棘手。然棘手係一事也，於棘手中而想出調劑辦法，又一事也。中國今處戰時，對於食糧調劑辦法，絕非枝節隨付所克矣。勢須改絃易轍，大事更張，爲正本清源之計，先劃定陪都爲禁銷範圍，將市內所有商營米店之存糧，全盤登記，仍准其以登記時之市價出售。政府即於新時備足全市兩月之食糧，不待商米售完，即由官營糧號以代之。以後不許商營米店復活，以杜絕牟利之門，俾政府得以壟斷米之來源。官營糧號之如何組織，問題較易解決。惟政府如何以較低之定價，收買農村之餘糧，誘使農民棄售，不致釀成怠耕，減低將來農村生產，實屬百費斟酌之問題。蓋現在一般生活指數，皆日趨上漲，非僅糧價高昂已也，政府既杜絕米糧牟利之途，復以較低之定價收買之，對農民其他生活費，又無彌補之方，殊有失社會公平之遺。故征購農民糧，應以其他金融政策救濟之，不使農人因農日失，而陷其

學生生活，實為當時之急。

國之赤意與人之餘，本為實物，而農民之知悉水津，亦較為低落，際紙幣有漸貶值之時，則自與幣價形成反比例。是以一部分農民皆樂負儲糧折耗之損失，而保藏實物，以企圖其日有增漲之價值。假使不以法幣購買農人之糧食，而另以一種貨幣，使其價值亦與法幣之價值成反比例，與食糧相等，則農民自樂接之此種貨幣，而售其餘糧也。若政府克以銀元購買，則以銀元單位計算之糧價，必狂跌無疑，而農民亦必爭先恐後，求其餘糧之脫售。故政府正可利用此種心理，而發行一種國庫券，專為購買農人餘糧之用。國庫券之價值，即訂於銀元之上，隨銀元換取法幣之比較以換法幣，故其對於法幣之比較，不必先為預定，其計算隨銀價而定，復以法幣為準備，許以戰後以銀元兌換，惟其用途，須嚴格限定，不可為普通消費之支付工具也。使農人持之換取他項生活品，如以較易貨，市價而漲跌，不蒙折損，久之自樂予接受，而售其糧。則政府供給食糧之來源，必可暢通。政府以國庫券購得之米，即政府以信用担保換得之米，既須戰事日形好轉，政府用以以儲蓄之道，以示將來必用銀元換回之決心，人民亦自能信而重視之也。

政府既能驅斷米之來源，則可放鬆米價，糧價既跌，則他項物價，因糧價之漲而漲者，當可均有下跌之趨勢。前既言糧價之漲，緣於錯誤心理，改正錯誤心理之道，惟有穩定其對將來金融之觀念為尚也。

政府既負共給食糧之責，則即制消費之法，亦勢所必行。而制消費之法，惟有按口發行食糧證券，憑券購米。凡公務員持券購米者，且可以登記轉賬之法，以抵消其薪俸，復做俄供給公務員國營商店之制，以誘糧價格之高低，以代替薪水外津貼之大小，既可免津貼成數之困難，復可減少法幣之流通額，而兼收穩定金融市場之效也。倘試辦國庫券行順利，而後以次推之於

各都市，此不抑物價多顧金融之一道也。

倘國庫券獲人民信任，認其足為保持幣值之物，則必爭購國庫券以代法幣，或可不得銀行業之宣傳儲蓄，而法幣自然流入銀行，即以政府售米一項所換回之法幣，為數當亦可觀。法幣流通數量，能操諸國家銀行之手，而後政府始有施展金融政策，以統制物價之能，（詳見特著「通貨膨脹與籌備不足」一文）。此不抑物價，整頓金融之一道也。

分區管理食糧之制，惟中國可以行之，因中國地域遼闊，交通梗阻，每一大都市，確久已代表一定區域內之交易中心。在此中心點上，實行行總管理，此地區內之農產物，阻於運費浩繁，不易逃避他區。况非強徵勸取，尚與以價值不隨法幣跌落之國庫券，一期可以誘其出售，一期可以使之不至空拚，而減將來之產量，如俄之厲行共產時期者然。此可奉告當局，不必躊躇焦慮者也。

至於戰後，國庫券是否可以銀元兌換，則總觀戰爭之勝負如何，及政府戰後有否安定政局之辦法，假使中國不亡，而政府於戰後復能率往追來，還於國民，示天下以大公，置國政於常軌，以與民更始，則余敢斷言，中國之法幣，絕不至淪為德國戰後之馬克，及俄國共產後之盧布，一文不值也。

蓋德因戰敗，屈辱求和，國內所有金銀，皆充賠款之資，而萊茵河沿岸之生產機噐，政府復時時破壞，盡力破壞，以免資為仇用，而政府即以馬克補償之，為數甚鉅。將屆破產之金融，不堪復經此打擊，故終使馬克一文不值矣。俄則實行共產制度，凡帝俄時代之一切制度，皆棄而破壞之，故盧布不幸之命運，即因政治原因而註定矣。吾國戰後，倘無如德俄所遭之政治原因，則法幣絕不至淪為一文不值，法幣尚能維持，則國庫券之兌換，更易為力也。須知有此信心，不特為戰勝之幣而基礎，亦戰後整理國政之要術也。

士希及東地中海之國際關係(續)

G. F. HUDSON 著

瓜分土耳其之戰時條約

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協約國 (the Allied Powers) 間曾簽訂多項秘密條約，以備於獲得勝利時，瓜分土耳其之領土。第一種秘密條約，為一九一五年三月英、法、俄開關於君士坦丁堡與海峽之協定。英法同意戰後俄國合併色雷斯 (Thrace) 之一部，包括君士坦丁堡與加利波利 (Gallipoli) 半島，及博斯福魯海峽亞洲一岸之狹長地帶。俄國至是獲得管理海峽之全權，風志告成。至於英國，則在協定中指出俄國傳說政策須澈底放棄。其最要者，為約束俄國必須作戰；蓋在戰爭之最初六個月間，俄國軍隊已佔加里西亞 (Galicia)。同時，塞爾維亞已按照其預定，完全擊退奧大利之進攻，斯時俄國如無繼續作戰之目的，則頗有與中歐同盟國 (Central Powers) 按此一名詞，本指德奧二國，有時亦包括土耳其與布加利亞在內) 成立局部和平之動機。英法以比利時之大部及法國北部之六部，皆在德國佔領之下，不圖媾和，因是乃允許俄國完全滿足其近東欲望。

因外交上之努力誘導意大利依附協約國方面，遂使英國亦放棄其往昔政策之原則。根據倫敦條約 (The Treaty of London) 所定之意大利參戰條件，意大利有合併多德坎尼羣島之權。此外，英、法、俄並承認「意大利與維持地中海列強均勢有關，在全部或一部瓜分亞洲土耳其時，意大利應獲得地中海區域中毗連阿達利河 (Adalia) 之相當部分」。

第二種瓜分條約，為一九一六年五月英、法、俄開簽訂之所謂賽蘭斯條約協定 (Sèvres-Pact Agreement)。根據協定條文，俄國收得土耳其

亞美尼亞 (Turkish Armenia) 之大部，法國取得安那托利亞 (Anatolia) 東南部與亞細亞之沿海狹長地帶，英國獲得美索不達米亞之南部及地中海之阿卡 (Akko)、海法 (Haifa) 兩港。此協定，對阿拉伯與意大利均保守秘密；然意大利外交當局竟知此協定之存在，意外交當局以已被損於門外，遂提出嚴重之抗議。因意大利之要求，一九一七年四月，乃於聖若得摩利息 (St. Jean de Maurienne)，舉行英、法、意首相會議，簽訂新協定，規定意大利未來之利益。意大利應獲得之「相當部分」，規定包括安那托利亞西南部之全部，及阿達利河、刻尼阿 (Konya)，斯麥那諸城。斯麥那以北，遠至阿德拉密提海灣 (Gulf of Adramytti)，亦為未來之意大利「勢力範圍」。此約之最重要之特徵，為擴大「毗連阿達利阿之地中海區域」而包入斯麥那。阿達利阿乃無足輕重之地，重山峻嶺，緊接內陸，無鐵道聯絡安那托利亞之內地；斯麥那則不然，乃土耳其之第二大城市，為一繁盛之大港埠，兩鐵道交會於此。意大利「是已掠得（未來的）可與英、法，俄利益相稱之戰利品矣。英法出席談判之代表，對意大利之要求竭力讓步時，其心目中必以為倘不以新希望鼓勵意大利，則意大利可能厭倦戰爭，而與中歐同盟國成立局部和平。

於此想像上之分割告竣之後，土耳其所餘已無餘矣，然猶有一國要求染指於土之版圖。當大戰將終之際，希臘與協約國共同作戰，其基本目的，在將布加利亞人逐出馬其頓，甚或希望於和平會議中，借助新威爾遜自決原

則，以擴大其聲望。協約國對此未加允許，益以君士坦丁王 (King Constantine) 於塞爾維亞淪陷時，使希臘維持中立，而英國所提關於「小亞細亞沿海最重要領土賠償」之提案，亦以一九一五年希臘在軍事上援助塞爾維亞，而歸於無效。與希臘隔海相對之小亞細亞海岸，則以塞得摩利恩協定而劃歸意大利。然英法兩國甯見希臘人之在斯麥那，而不願見意大利之在斯麥那，益以希臘之加強，決不能為英法利益之威脅，反是，意大利預想之擴張，則將嚴重變更地中海列強均勢之現狀也。

希臘若得摩利恩協定中，有法律之瑕疵，適中英法之憤。此協定乃英法，意所締訂，然以所與意大利之勢力範圍，接近達達尼爾海峽之入口，達達尼爾海峽包括在俄國勢力範圍之內，故規定如未獲得俄國之同意，則條約不能發生效力。願俄國之同意，決不能獲得。俄國革命之末期，根本拋棄俄國自身關於合併土耳其版圖之一切要求，否認沙皇政府與其聯盟者所訂之秘密瓜分條約。革命之俄國，既已否認以前一切帝國主義者之條約，自不致簽訂帝國主義之新條約。此俄國之同意之所以不可得也。然按諸慣例，俄國之同意，乃斯約依法有效所必需之條件。英法據此理由，遂敢言此約作廢而公決使希臘人佔有斯麥那。

出席巴黎和會之意大利代表團，拒絕承認若得摩利恩協定無法律之效力。然同時，希臘人已獲得九項盡人皆知之法律根據。勞合佐治 (Lloyd George) 先生，於其傳記中，述此意外事件，有云：

「意大利人與希臘人，爭先滅達戎軍登陸開入斯麥那。頓威爾遜，克雷斯蒙 (Clemens) 與余行動敏捷，遂使威尼塞 (Venice) 罷

於意人躊躇未決之際，即將希臘開入斯麥那。……

塞夫爾條約

土耳其之降，雖在一九一八年秋德國投降之先，然直至凡爾賽條約簽字後年餘，對土和約始行簽署。此長期之延擱，蓋以海峽區域與亞美尼亞之國聯委任統治權，美國接受與否，不能確定，——海峽區域與亞美尼亞，在秘密條約中曾讓與俄國，然為俄之新革命政體所放棄。威爾遜總統主張親自負此責任，然美國國內確然不滿此計畫，多方破壞威爾遜之締約工作。當美國委任統治權已顯然流產之際，自必別求解決之道，其時，塞夫爾條約 (The Treaty of Sèvres) 已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簽字，讓斯塔法基馬爾 (Mustafa Kemal) 土耳其未來之 Atatürk —— 統率下之土耳其國軍，已控制安那托利阿內地，進行武裝修約矣。

俄國之取消其未來主權，使海峽問題復起。歐戰休戰之後，協約國經也分遣隊，合組一軍，越達達尼爾海峽，佔領君士坦丁堡。然海峽區域之最後管理權，一難決之問題也。英法皆不願以海峽主權付託他國，而其管理復不足以動人。自他方面言之，英法皆擬以管理權授美國，以美國於歐洲事務不相關切也。第此不相關切，既使美適於為博覽會海峽之保衛者，亦使美雅不欲過問其事。其後，乃公決以君士坦丁堡，及其直屬區域，原歸還土耳其，而東色里斯 (Eastern Thrace) 餘地盡予希臘海峽之兩岸，則於特殊國際管理下解除軍備，俾確保「海峽之自由」——即謂此後無論商業船舶或海軍船舶，土耳其皆無任何權力限制其通行也。

莫洛托夫之企圖

楊若蓉譯

譯自 Time

上週最重要之新聞，厥為德國中止侵英之舉。因此消息之牽連，而憶及俄人有斯克發爾塞夫 (AlexandShkvarisov) 者，數年前彼曾用一書告工，探討德國情況。現彼卸任蘇俄駐德大使之職。

客冬彼與德之外交部長里賓特羅甫氏，在柏林之電影院內，聚首談話者數夕。彼二人之相互過從，所談論者，當不外蘇德兩國間新發生之友誼。上月半，斯克發爾塞夫大使意恐尚不足以深知德國，既數聆里賓特羅甫之高論，頗覺李外長，太行經約深藏。

乃五月杪，里賓特羅甫囑責蘇之大使曰，蘇聯所允供應德國之貨物，未能如約而行，實屬有背四月間吾人所訂之商約協定。因蘇聯供應之減少，吾人不得不向巴爾幹各國購買油，棉及食料，而以機器為支付之工具。是以德國亦無法以滿足蘇聯所訂購之機器。復曰，吾人在挪威，荷蘭，丹麥，比利時及法國之勝利消息，蘇聯報紙，皆未館予以滿足宣揚。且英國克利滿大使，在莫斯科究何所為？是否係擺弄蘇聯，以反對德國乎？無論如何，德蘇間必於此時，將兩國在東歐之利益，劃分清楚。因德正有事於西歐也。

後莫洛托夫聆悉此談話，因回憶一歷史前例。昔日拿破侖與俄皇亞力山大第一，相約共分歐洲。假使亞力山大第一，克堅守其諾言，當無俄法之戰。故莫氏言於領袖斯大林曰：「何不默念此史例乎？」

惟其本利甚顯。法俄之戰，乃拿破侖傾圮之驕端。拿破侖與蘇聯科

退後，即日就衰落。自斯大林視之，里賓特羅甫之消息，不啻希特勒一貫之作風：始則許諾，建議，要求，恐嚇，而終則繼之以行動。共產主義者之斯大林，對一展社會主義之希特勒，恐怖萬狀，然斯氏所知之密訣，而為其他歐洲政治家所罕知者：即希特勒僅靠軍力是也。故斯氏不得不予以示威。

六週之內！俄國盡棄波羅的海之三小國，若立陶宛，拉特維亞，愛沙尼亞而佔領之，而社會化之。並立向羅馬尼亞索回比沙拉比亞，及北卜克羅納。上週沿普魯河 (Prut) 東岸，急忙鑿作防預工事，蓋莫洛托夫擬開三個門徑，為東南歐之出路。

一，向羅馬尼亞索取普魯河橋頭砲台之控制權，多瑙河 (Danube) 萊雷 (Pau) 地之控制權，及多瑙河口之蛇島，如此則俄國可控制中歐之水道。

二，保加利亞得俄國之奧援，向羅馬尼亞索取南多普魯加 (Golubra) 不許延緩。

三，向土耳其則至少索達達尼爾海峽之共同管理權，此海峽乃黑海之孔道，歷史上俄土共爭之目標，俄之沙皇與土之皇帝爭奪海峽之戰爭，不下八次之多。

此乃對希特勒一種威脅，而不克掃除者。假使斯拉夫族之保加利亞得應接全多普魯加，(此地保國尚未提出要求) 則與蘇聯之比沙拉比亞，共一防線。俄應以統制保加利亞，(第二步或可能) 則可向兩方自由發展：①東南向達達尼爾海峽，經色累斯 (Thrace) 可直趨愛琴海，此則義大利所垂涎

者，(1)則則羅又(1)斯拉夫(2)庫斯提夫，可達阿爾巴尼亞及亞得利亞海(Archie)。(1)若均為俄國所有，則巴爾幹半島，實不俄之(1)省矣。

蘇聯之所為，蓋希氏長期征英，實予以時機，故希氏翻然警覺，而招義外長齊亞諾暹任伯林，籌商巴爾幹問題。斯時羅馬尼亞，乃投入軸心國懷中，乞援於德國。德義合力，乃制止匈牙利侵入去斯勒宛尼亞(Transylvania)。既彼此之猜嫉日滋，蘇聯更設計奪歸於巴爾幹。

然莫斯科之報紙，仍堅持俄之動向乃反對英國，非反對德國之說，實皆悖於事實。雖然，此善策也。假使德能迅速收英，俄則一面可託口於對德之友誼，一面保持堅固之防線，以抗德之攻擊。假使英國克堅持不敗，且利用其海軍以取勝，則俄可打破均勢，反抗軸心，以從英國之大量讓步，俾得如願以行。現斯大林以開拓東南歐之威脅，可以擺弄希特勒，以維持巴爾幹之和平，而換希氏承認其攫取達達尼爾海峽。

一個策略，兩個方法

上週大部美人，視蘇聯外交政策之矛盾，皆為之驚奇不置。宗歲九月，蘇聯合乘其盟友，而與德國訂立不侵犯協定。進而與德瓜分波蘭，變波羅的海三小國為附庸，復戰芬蘭，因此種種行爲，舉世國家，除德國而外，莫不側目視之。乃上週，俄又幾可變為英國盟友之望。

俄國之舉措，固已令人驚奇，而莫洛托夫對外交政策之定議，尤令人費解：「吾人外交策略之所事，在乎保持民族間之和平，及維護吾國之安全。」假使莫氏之所謂和平為「最後和平」，則其定議始有根據。

大部美人，視俄國與英法之外交關係，似係對俄進階，猶豫，不諳者。

實則俄國外交政策之路線先變，而對俄之外交風氣乃隨之而變也。然就蘇聯之政策言之，則始終一貫，蓋彼玩弄民主國家與法西斯政權，視之為優柔寡斷也。

蘇俄國父列寧曾謂共產國家可毗連資本主義國家而生存，是以蘇俄資本主義國家不加威逼與侵略，即應志在和平共存。自共產主義者視之，和平共存，乃其外交政策，而共產第三國際之暗謀資本主義政府，則其政治策略也。坐是之故，資本主義世界，事事皆不敢信任蘇聯。

資本主義國家，對蘇聯之革命政治策略，實有壓迫之理由。不敢信任，是以對其不侵犯之外交政策，亦不敢信任也。近來有兩種史事，足以證蘇聯外交政策之變更：一九三四年蘇俄與國際聯盟親善，而一九三九年忽又與德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。然其兩種舉措，非目的變遷，不過方法變遷而已。

自一九一七年革命後，至一九三四年蘇俄加入國聯，其對德之關係，實較善於對英法之關係。初協約國會謀干涉俄國內政，推測共產黨之統制。一九二二年日內瓦會議，發言非資本主義復活於俄國，絕不以財政資助之。一九二五年洛加諾會議，蘇俄被預於國聯之外。一九二七年，倫敦警察搜查亞爾柯有限公司(Arco Ltd.)之公事房，此乃蘇維埃貿易公司，搜尋結果，一無所獲，於是事態更趨惡劣，蘇聯及英國之外交關係，因以中斷。

同時德蘇之關係，頗能協調。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九年間，德蘇兩國，

曾簽訂八大條約。即希特勒執政之第一年，蘇德仍保持妥協之關係。一九三四年希特勒向國會宣佈曰：「德蘇兩民族之生活外觀，雖極不同，而德人仍極力願全蘇聯之友誼關係。」

一九三四年未終，蘇聯欲與德國訂立不侵犯協定，希氏則頗辭面談然斷絕之。法國懼德之勢力日增，建議於俄，訂立互助協定，於是蘇俄加入國聯。蓋蘇聯易受兩大之夾攻，自樂與法訂約也。

李特維諾夫時代

俄國既以集體安全方法，為求遠和平之目的，乃竭其所能，冀其目的之實現。斯時李特維諾夫身任俄之外交使節，兼駐國聯代表，最為活躍，常建議於國聯曰，各國皆應解除武裝，聞者莫不愕然。自蘇聯加入國際聯盟以來，親集體安全之原則，已披出舊者屢矣。

一九三五華，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，國聯命令反對之。然因汽油封鎖之陷缺，致使命令如具文。一九三六年，英國建議，各國對西班牙內爭，皆不應干與。德，俄則置若罔聞，中國本國聯之會員國，一九三七年，日本侵犯中國國際任日之橫暴，毫無對策。一九三八年，俄國建議英，法，俄三國共同保護捷克，並向法，捷提出保證。不久而繼之以墨尼黑協定。一九三九年德國盡裝捷克殘部而有之。俄國繼六國會議，籌商抵禦德之再行侵略。英國則自此建議，為時尚早。一月後，俄又建議，英，法，俄三國聯盟，堅立自衛之金湯。三週後，渺無音訊，於是李氏掛冠以去。

莫洛托夫時代

李特維諾夫之任外長也，俄之理想，在求集體安全；李氏對外則代表蘇聯，求達集體安全之願望者。李特維諾夫之渾職，不啻集體安全之失敗也。求之於外，即不可得，蘇聯乃轉而自求，於是斯大林乃選彼所栽培之人，而代表國家政統之莫洛托夫，為外交策略轉變之象徵。莫洛托夫乃一沉政靜

治家，以理國為幹體身，母任為人民委員會主席，及政治會議委員。穆乃集體農場運動之創始人，俄人皆盡知之。

莫洛托夫係一商店書記之子，一八九〇年生於斯克里賓 (Skriabin) 早年加入革命運動。莫洛托夫之名取自一九一四年，即芬蘭之意。第一次歐戰，彼在莫斯科組織共產黨部，被放逐於西北利亞，潛逃至皮爾哥拉德 (Petrograd) 地窖中。二月革命時，彼被任皮爾哥拉德革命軍委員會之委員，與列甫，斯大林合作。一九二二，斯大林與托洛摩滋破裂，斯大林以莫氏任中央黨部之書記長。莫氏據其位以斯大林之舉動，終斯，托爭權之際，證明莫氏對斯氏之忠，以是得變為斯氏之心腹。

蓋莫洛托夫之為人，斯大林可以使之名揚後世，而不至危及其聲威者。莫氏身短小，頭大，口吃。貌似羅斯福 (Theodore Roosevelt) 克與幕僚共甘苦，常終日會議，輒就對公桌而餐。即使至餐廳舉餐，亦帶帶黑領結。

雖云莫洛托夫之任外長，係俄自求的外交政策之象徵，然自求云者，非孤立之謂也。再蘇聯仍最易受攻擊，而威脅其最大者，是為德國。自俄政府視之，一九三九年夏，英法俱經肩動希特勒轉錄而向蘇聯。當英國正陷身於與俄人商討條約之時，尙擬妥協希特勒，以緩其侵略波瀾，故俄國亦轉與德國言好。

於是德蘇不侵犯協定，於八月二十三日成立。莫洛托夫曰：「與英國商討條約之結果，知與英法訂立互助協定無望，吾人他無善策，惟有別開途徑，以保證和平，而免蘇德戰爭之危險。倘英法不肯承認此種事實，三惟聽之而

已。蓋蘇俄蘇維埃人之利益，及蘇俄蘇維埃共和聯邦之前途，則吾人之責也。

蘇俄外交政之消長，惟在尋求和平。斯大林深知俄既內極空虛，而國界之險阻又長，易為強隣所攻擊。斯氏與昔俄皇亞歷山大第一所見相同，即俄之土沃民稠，故歐西之主人翁，往往對之易起覬覦之心，與德訂立協定，所以留有充分時間，準備禦抗我之奮鬥一書中所預定之侵略也。

斯大林與莫洛托夫，皆以為長久戰爭之後，歐洲終有社會化之可能。及法國崩潰，以為倘有可能，當藉以調整歐洲之均衡勢力；至少對俄之防禦辦法，應即加以調整。故俄即依此方針而進。

有發斯勒乾柯 (Alei Vassiltchenko) 其人者，年四十許，數年前為斯大林所清除之人，現成莫洛托夫之左右手。晚間常至莫氏邸，共玩紙片名卜利非蘭斯 (Perlane) 藉藉莫氏牛科學式外交政策之討論。發斯勒乾柯乃莫氏管理機要之人，莫氏幾無片明不參閱檔案，比薩拉比亞與達達尼爾海峽，皆在一檔案中，自俄國外交官觀之，比薩拉比亞，達達尼爾海峽及鮑斯卜治斯 (Bosphorus)，皆同一目的之各部分也。

上週土耳其接獲德之白皮書，誣陷土國參與聯盟國之詭計，謀炸巴古油田 (Baku oilfields)，使土至感窘急，而俄之報紙，亦傾信德之所言，尤令土國不安。土國對於海峽，欲速有分曉，乘德之採縱政策，或竟佔而有之。土之外長薩拉胡革魯，本不久將因莫洛托夫之要求而撤換者，猶疑身而前，宛若無事，在安哥拉之卡爾皮西酒店 (Karpiseg Restaurant A Akara)，輕步舞，以自取樂，此種名舞，乃薩拉胡革魯一以之娛樂。

兩者。

上週斯大林、莫洛托夫雖彰明較著把玩比沙拉比亞及達達尼爾海峽，亦曾注視歐洲戰場之各方面，而思慮遠以達其他企圖。紅軍艦隊已完成波羅的海之演習，或將規勸分關，讓其在亞蘭德島 (Aland Island) 建設堡壘，如此則可削弱德在波羅的海之勢力。俄在遠東，除外蒙等地已被蘇維埃統制外，將復有所需，以反抗日本，而保安全；中國之強盛，俄之所願也，而英國亦有同感。越喜馬拉亞山而之印度，上週曾有紛擾，俄但求其與海峽關係，不同於德日之欲取為已有也。

蘇俄之利益，處處似皆與英國之利益平行。英國處艱難困迫之際，不久對蘇維埃之外交，當改絃易轍。而蘇俄既處孤立勢弱，亦不得不締結同盟友以求自保。蘇聯準備戰爭，——或先之以侵略戰，——以消弭戰爭，不然，則侵略者最終或以蘇聯為目的，此與太平洋上之美國不同也。蘇聯雖企望全世界，而其終極之志願，則為其國之安全。然資本主義國家，畏懼共產主義之心理，一日不除，則終不免嫉慮俄之陰謀。蘇聯畏懼資本主義之心理，一日不消，則彼終必保持仇恨，猜嫉的共產主義之態度。

本社叢書

胡適思想界路線評論出版預告

單行本

張君勳著

目錄

- (一) 胡氏心目中歐洲文藝復興以來之三步驟與其真相
 - (A) 歐洲古籍發現
 - (B) 新教勃興及對於宗教之懷疑
 - (C) 新科學運動
- (二) 數百年來歐洲宗教學術政法方面學說之變遷
 - (A) 宗教及道德
 - (B) 學術
 - (C) 政法
- (三) 胡氏思想之要點及其對於中國文化之評價
 - (A) 孔子
 - (B) 宋明理學及清代考據學
 - (C) 宋明理學與戴東原哲學
 - (D) 傳統與理智
 - (E) 中國文化優點

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卅日出版

再生旬刊

第五十六期

主編兼發行 再生旬刊社

社址 重慶曾家岩四十五號

總經理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

分銷處 各大書店

價目

零售每份一角

預訂每三月九角

修正的民主政治之方案

- 一、國家之特徵，在乎統一的政府，應以舉國一致之精神組織之。
- 二、國民代表會議，由全體公民每若干萬選出代表一名組織之。凡黨綱公開，行動公開，不受他國指揮之政黨，一律參與選舉。
- 三、中央行政院由國民代表會議選舉行政員若干名組織之，各黨領袖一律被選，俾成爲舉國一致之政府。
- 四、第一次國民代表會議，議決五年以內行政大綱，此大綱與憲法有同效力，非行政院所能變更。
- 五、國民代表會議之主要職權，在乎監督預算，議訂法律，不得行使西歐國中之所謂信任投票制以更迭內閣。預算爲確立財政計畫與其數字之方法，其通過與否，不生政府責任問題。
- 六、國民代表會議，關於行政大綱之執行，得授政府以便宜行事之權。
- 七、行政院各部長，除因財政上舞弊情形或明顯違背法律外，不宜輕易令其去職。
- 八、行政大綱中每週一年或告一段落之際，由國民代表會議，或其他公民團體聯合推舉人員，檢查其實施事項與所宣布者是否相符，若言行相去太遠，得國民代表會議議決後，令其去職。
- 九、文官超然于黨派之外，常任次長以下官吏，不因部長之辭職而更動。
- 十、國民代表會議之議員，宜規定其中之若干成，須具有農工商技術或科學之資格。
- 十一、關於行政及經濟計畫，除國民代表會議議定大綱外，其詳細計畫由專家議定。